

萬有文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雲五主編

被害與侮辱的

(六)

陀思妥耶夫斯基著

李震野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被害與損害的

(六)

著基斯夫妥思陀
譯 野 霽 李

著名世界譯漢

被侮辱與損害的

第九章

伯爵夫人生活很講究。屋子布置得舒服而且有意義，雖然一點也不奢華。不過一切東西都有一種暫居底特性，不是具有貴族階級所有的風格，具有他們以爲必需的一切異想的，那種富有家庭底永久固定住處。有一種謠言，說伯爵夫人夏天要到西姆博司克（Simbursk）省裏她底破落而且典當了的產業那裏去，親王要和她一陣。我已經聽到過這謠言，而且不安地驚異着加特亞和伯爵夫人一同走了的時候，亞歷沃沙要怎樣行事呢？我還沒有向納特沙說這話。我怕說。但是從我所見到的幾種表徵看來，我料想她也知道這謠言了。不過她沉默着，而且暗中吃苦。

伯爵夫人給我很好的接待，誠心地向我伸出她底手來，而且反覆說好久她就願認識我了。她自己從一個漂亮的銀暖炊作茶，繞着暖炊我們都坐下了，親王，我和另外一個紳士，稍老而且極端

貴族氣，胸前帶着一個寶星章，態度上有點古板而且外交家象。這位客人似乎是很受敬重的。伯爵夫人在她從國外回來之後，那冬季還沒有時間在彼得堡認識許多人，而且沒有如她所希望，所要作的建起她底地位。除了這位紳士之外沒有人，而且那一晚上也全沒有其他的人來。我尋求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；她和亞歷沃沙在隔壁屋裏，但是聽到我們到了，她即刻就進來了。親王謙恭地吻她底手，女伯爵向我走來。親王即刻爲我們介紹。我帶着不耐煩的注意看着她。她是一個矮的，溫存的小漂亮人，穿着一件白色的罩衣，有溫和沉靜的臉底表情，和純藍的眼睛，如亞歷沃沙所說；她有青春底美，只此罷了。我是指望遇見一個完全美人的，但是這並不是美人底情形。端正的，輪廓輕柔的臉底橢圓，頗爲端正的容貌，濃厚而且確乎美麗的頭髮，梳理頭髮的那簡單而且家常的樣式，那溫存的，注意的表情——假如我在別處遇見她，這一切我會不對牠特別注意就過去了。但這只是一上來的印象，而且在那一晚間我對她能够有了更充分的觀察了。她和我握手的那方式，帶着一種純真地誇張的專心站着看着我，不說一句話，其奇異就感動我了，而且我禁不住對她微笑。我即刻覺得，顯然站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心地最純潔的人。伯爵夫人專心地看着她。握手之後，加特亞

就稍爲匆匆地從我走開了，而且和亞歷沃沙在屋子那一頭坐下。在他問候我的時候，亞歷沃沙低聲說：『我在這裏只呆一會。我就要到那裏去。』

「外交家」——我不知道他底名字，叫他外交家只是爲叫他個什麼就是了——沉靜而且莊嚴地談着話，發揮着什麼思想。伯爵夫人注意地聽着他。親王給他一種鼓舞而且諂媚的微笑。說話時常對着他說話，顯然是看重他是一個值得他注意的聽話人。他們給了我點茶，而且就不過問我了。對這我是很感謝的。同時我注視着伯爵夫人。第一眼她吸引我，不論我自己怎樣。或者她不復年青了，但在我看來似乎她過不了二十八歲。她底臉面還是年青的，而且在她底青春初期她一定是很美麗的。她底黑褐色的頭髮還頗爲濃厚；她底表情是極端仁慈的，但卻輕浮，而且惡作劇地侮慢。但是目前顯然她是在約束着自己的。在她底眼睛裏有一種很聰明的神氣，但是甚至更含好脾氣和歡快。在我看來，似乎她底卓越的特點是或一種的輕挑，一種對於享樂的熱望，和一種好性情的自我主義；或者很多的自我主義。她絕對受親王指導，他對於她有種異常的勢力。我知道他們是私通的；我也聽說他們在國外的時候，他簡直就只是一個嫉妬的愛人；但是我不斷地以爲，而且

現在還這樣想：離開他們以前的關係，還有什麼頗爲神祕的結，把他們縛在一起，似乎是依靠自私動機的相互的束縛力……實在，確乎有這類的東西。我也知道，親王現在厭倦她了，然而他們底關係還沒有斷絕。或者特別能使他們在一塊的，是他們對於加特亞的計策，這一定是由親王發動的。勸服她幫助他成就亞歷沃沙和她繼女底婚姻，親王就有好理由不和伯爵夫人結婚了，對結婚她實在曾經強求過他的。至少，我從亞歷沃沙隨意說出的一些事實推論，是這樣的；就是他，也不免看出了一點了。我也不斷想——一部分因爲亞歷沃沙底談話——雖然伯爵夫人完全在他管束之下，他爲了或種原因是怕她的。就是亞歷沃沙也看出這個了。以後我得知親王很急於要使伯爵夫人嫁另外一個人，而且一部分是帶着這種目的，他送她到西姆博司克去，希望在那省裏替她擇一個合適的丈夫。

我靜坐着而且傾聽，不知道怎樣能够趕快和加特麟那費阿多羅夫那面對面談談話。外交家在回答着伯爵夫人底問題，關於現在的政治情況，關於正創始的改革，以及是不是要怕這些。他說得又多又長，沉沉靜靜地，像是一個有權威的人一樣。他微妙而且伶俐地發揮他底思想，但是思想

卻是討厭的。他老是堅持說，整個的革新和改良底精神，只足以很快地產生或些種結果，見到這些結果，「他們就會明白過來了，」而且說，不僅在社會上（這自然是說在社會底或一部上）這種革新精神要過去，他們卻也要從經驗上知道他們底錯誤，於是用加倍的精力回到舊傳統上去了。又說，這種經驗雖然痛苦，卻是有大用處的，因為這會教訓他們保持那種有益的傳統，使保持傳統有新的理由，因此希望造次底極端的限度儘快來到。「沒有我們，他們是過不下去的，」他結論道，「沒有我們，沒有社會能站得住腳。我們喪失不了什麼。反之，我們總是得勝。我們要來到場面上來的，而且我們這時的格言應當是：『越糟就越好（Pire ça va, mieux ça est）！』」華爾科夫司基帶着使人難堪的同情向他微笑。說話者對於他自己完全滿意。我是這樣傻，至於要抗議；我底心滾沸着。但是約束住我的，是親王底惡意的表情；他向我那方面偷看了一眼，在我看來，似乎他正是指望從我有什麼奇怪的，年青的爆發。或者他甚至需要這個的，因為要使我自已連累自己供他享樂。同時我覺得華信外交家不會留意我底抗議，或者也不留意我。和他們坐一塊在我是難堪的；但是亞歷沃沙救了我了。

他靜靜地走到我跟前，在肩頭上觸觸我，並且請我和他說幾句話。我猜他是從加特亞帶着使命來的。正是這樣。一分鐘後我在加特亞身旁坐着了。一上來她老是注意地看着我，彷彿向她自己說：『你是這樣的呵，』而且一上來我們都找不出話來開始我們底談話。不過我覺得拿得準，她一開始的時候，她會到第二天早晨不停歇。亞歷沃沙所說的「五六點鐘的談話」又來到我心裏了。亞歷沃沙坐在我們跟前，不耐地等着我們開始。

『爲什麼你們什麼話也不說？』他開始，帶着微笑看着我們。『他們到一塊，而且默默地坐着。』
『唉，亞歷沃沙，你怎能……我們這就開始，』加特亞回答。『我們有這許多要在一塊談的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不知道從那裏說起了。我們彼此相識遲了；我們老早就應當相見了，雖然我知道你已經是好久，好久了。我很急於要見你，我甚至想給你寫一封信……』

『關於什麼呢？』我問，勉強地微笑着。

『許許多多事情，』她熱誠地回答。『唔，就是僅僅要知道亞歷沃沙所說的是否真實也罷，他說納特里亞尼古來夫對於在這樣時候把她孤單拋下，是不傷心的。有什麼人能像他這樣行

事嗎？爲什麼現在你在這裏，請告訴我。」

「唔，好天爺，我就要走呀！我剛纔說了我在這裏只呆一會，只是看看你們兩個，並且看你們彼此怎樣談話，我就到納特沙那裏去了。」

「我們都在這裏，我們在這裏坐着，你看見嗎？他總是像這樣。」她加上說，稍微紅了臉，而且手頭指着他。「一會，」他時常說，「只一會；看看罷，他要呆到半夜，於是到那裏去就太遲了。」她不會生氣，他說，「她是仁慈的。」他是這樣看法的。這對嗎？這是高尚的嗎？」

「好罷，你要高興我就去罷，」亞歷沃沙憂傷地回答，「不過我是很想和你兩個在一塊的。……」

「你和我們在一塊作什麼呢？反之，我們是必須單獨地談許多事情的。聽着，莫要悲傷。這是必需的——完全容納了罷。」

「假如我即刻離開是必需的，那有什麼悲傷的呢？我只是要到列文加那裏去看一下，即刻就到她那裏去。」我說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他加上說，拿起帽子要走，「你可知道，我父親要不受他和

伊須曼耶夫打官司贏來的錢了！

「我知道。他告訴我了。」

「作這件事情他是何等慷慨。加特亞不相信他是作事慷慨的。向她談談這件事。再見，加特亞，對於我愛納特沙請不要疑惑。爲什麼你們都時常像這樣拘束我，罵我，而且照管我呢——彷彿你們必須監察我一樣。她知道我怎樣愛她，而且放心我，我準信她是放心我的。離開一切事，離開一切束縛力，我愛她。我不知道我怎樣愛她，我只是愛她罷了。所以用不着問我，彷彿我有錯似的。你可以問問伊凡彼得羅維奇，現在他在這裏，他要確定我所說的話的；納特沙是嫉妒的，雖然她是那樣愛我，然而在她底愛裏有許多自私，因爲她是決不會爲我犧牲什麼的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？」我驚愕地問，難乎能相信我底耳朵。

「你在說什麼話呀，亞歷沃沙？」加特亞幾乎銳叫起來，扣着她底手。

「噫，還有什麼這樣可吃驚的？」伊凡彼得羅維奇知道。她總是堅持着我應當和她在一塊。準確說來，不是她堅持，但是人可以看出她需要什麼。」

「你不羞嗎？你不羞嗎？」加特亞說，氣得臉通紅。

「有什麼可羞的呢？你是什麼樣的人呵，加特亞，實在的！我比她所想的更愛她些，而且假如她真正愛我如我愛她一樣，她準會爲我犧牲她底快樂。實在，她自己讓我走的，但是我從她臉上看得出，她討厭這樣作，所以結果是就同她不讓我是一樣的。」

「哦，這裏面有文章，」加特亞叫，又用她底閃光的，生氣的眼睛轉向我。「痛自懺悔了罷，亞歷沃沙，卽刻痛自懺悔了罷，這是你父親把這一切放在你腦袋裏的。他今天和你談話了，他沒有嗎？請不要想法騙我：我卽刻就會看出來，是這樣，還不是這樣？」

「是的，他說話了，」亞歷沃沙迷惑地回答，「怎麼樣呢？今天他用那樣仁慈而且友愛的方式談話，而且不斷向我稱讚她。實在我十分吃驚，在她那樣侮辱他之後，他還能那樣稱讚她。」

「你，你就相信了嗎？」我說。「你，她爲了你把她所能拋棄的全拋棄了的人！就是現在，就是今天，她所有的焦慮也都還是爲你，焦慮你莫要會厭煩了，焦慮你莫要會沒有見加特隣那費阿多羅夫那的可能了。這是今天她自己向我說的。而你卽刻就相信這些虛偽的暗示了。你不羞嗎？」

「忘恩背義的孩子！不過正是這樣了。他是什麼都不害羞的，」加特亞說，手一擺讓他走，彷彿他完全沒有希望了。

「不過實在，你們是怎樣說話的！」亞歷沃沙用悲傷的聲音繼續說。「你總是那樣，加特亞！你總是猜疑我有什麼壞事……我不計較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！你以為我不愛納特沙。我說她是一個自私者的時候，並不是那意思。我不過是說她太愛我了，至於失了準度，而且我為這吃苦，她也為這吃苦。而且我父親決沒有影響到我，雖然他想法要我不讓他。他沒有說過她是任何壞意義上的自私主義者；我明白他。他所說的正是我剛纔所說的：她愛我愛得這樣過火，這樣深濃，就等於簡單的自私主義了，這使我吃苦，也使她吃苦，而且以後我甚至要更為吃苦的。他說了實話，而且是為愛我而說的，這一點也不就是他有什麼侮辱納特沙的意思；反之，他見到她底愛底力量，她底無限的，幾乎不可信的愛了……」

但是加特亞打斷他，而且不讓他說完。她開始熱烈地痛責他，力辯親王所以稱讚納特沙，只是要用仁慈底表面騙他罷了，都是為的要毀壞他們底愛戀，懷着不知不覺而且不顯眼地使亞歷沃

沙反背她的心思。熱誠且而伶俐地她辯論着納特沙愛他，沒有什麼愛能夠原諒他對待她的方法，而且他自己——亞歷沃沙——纔是真正的自私主義者。漸漸地加特亞使他叫苦，而且發出完全的悔恨。他坐在我們旁邊，完全被壓倒了，臉上帶着痛苦神氣凝視着地板，也不再要答話了。但是加特亞是不留情面的。我懷着至大的興趣老是在看着她。我熱望的要認識這個奇怪的女子。她完全是一個孩子，但卻是一個奇怪的孩子，一個有信念的孩子，具有穩定的原則，而且對於善良與正義，具有熱情的，天賦的愛。假如人真地可以叫她一個孩子，那她是屬於思想的孩子這類的，在我們俄國家庭中，這類孩子是為數頗多的。顯然她思索過許多事。要窺探窺探那小小的沉思的頭腦，而且看看其中的完全孩子氣的意像和幻想，與那從生活經驗得來的（因為加特亞確乎生活過）正經的思想和觀念相混合，同時與那她並無真正知識或經驗的思想，她從書本上弄來的抽象理論（雖然她許誤以為這些是從她自己經驗得來的概論）相混合，會是有趣味的罷。這樣抽象的思想一定是很多的。在那晚間和以後，我相信我把她研究得頗為透澈了；她底心是懇切而且有收容性的。在有些情形上，似乎她輕視自我約束，把純真放在一切東西之前，而且把生活上的每種束縛都看

作習慣的成見。她似乎爲那種信念自傲，這在天性懇切的人時常實在是這樣情形，就是在那些並不很年青的人也罷。但是給她一種特殊的魔力的，卻正是這個。她很愛思索，而且探求事情底真理，但是離書袋子氣卻是這樣遠，是這樣充滿年青的氣象：一上來人就愛她底這些新穎的東西，而且接受牠們。我想到列文加和保林加，而且在我看來，似乎那都是在事物底自然程序中的。而且說來奇怪，她底臉子，一上來我在裏面並沒有看出什麼特別美麗的東西，卻似乎在那晚上，一分鐘一分鐘地越來越漂亮而且越吸引人了。她裏面的孩子與思想婦女底這種天真的聯合，這種對於真理與正義的孩子氣而且絕對純真的渴望，以及對於她底衝動的絕對的信仰——這一切用一種美妙的真誠熱，照耀着她底臉面，而且給牠一種崇高的，精神的美，於是人開始明白：那種在普通不同情的眼睛看來不突然就顯明的美，要估量牠底充分的意義，不是那末容易的。而且我實感到，亞歷沃沙勢必要熱情地戀愛着她的。假如他自己不能夠思想和推理，那些能夠爲他思想，甚至爲他希望的人，是尤其能吸引他了，而且加特亞已經把他放在她底羽翼下面了。他底心是寬洪的，對於一切美好而且高貴的東西，不斷地不掙扎就降服了。而且加特亞已經帶着一個孩子所有的真誠和

同情，在他面前坦然說了許多事情了。他絕對沒有他自己底意志。她有很多堅強，固執，而且熱烈集中的意志；而亞歷沃沙是只能依戀那能管轄他，甚至命令他的人的一部分。是因為這種關係，納特沙在他們關係開始時能夠吸引住他，但是加特亞在這種事實上比納特沙有一種大的優勢，就是她自己還是一個孩子，而且似乎可以保持一個長時期還是這樣。這種孩子氣，她底聰明的智力，同時或一種的評判底缺乏，這一切都使她和亞歷沃沙更相近。他覺到這個了，所以加特亞越來越吸引他了。我華信，他們單獨在一塊談話，在加特亞底熱誠的「宣傳」討論中的時候，他們有時候陷入孩子氣的瑣事。雖然加特亞或者時常教訓亞歷沃沙，而且已經使他聽命於她了，然而他顯然和她在一塊，比和納特沙在一塊更自在。他們是更為平等的，這就頗有關係了。

「停住罷，加特亞，停住罷。够了；你總是佔優勝，我總是錯。這是因為你底心比我底更純潔，」亞歷沃沙說，站起來，分別時將手遞給她。「我直接到她那里去，不去看列文加了……」

「在列文加那裏沒有事情你作。不過你聽話而且就走，是很可愛的。」

「你比什麼人都可愛十倍，」亞歷沃沙憂傷地回答。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我要和你說一兩句

話。」

我們走開了兩步。

『今天我舉止可羞，』他向我低聲說。『我行爲卑污，我對世上一切人犯了罪，對這兩個入比對一切人都更甚。今天午飯後，父親把我介紹給亞歷山得林（Alexandrine）小姐（一個法國女子）——一個迷魂的人。我……恍惚迷離了，而且……但是談論有什麼用處……我是不配和她們在一塊的……再見，伊凡彼得羅維奇。』

『他是一個仁慈的，心地高貴的孩子，』加特亞匆忙地開始，當我又在她旁邊坐下的時候，『不過以後我們要好好談他的，第一我們必須有一種諒解；你對於親王的意見怎樣？』

『他是一個很討厭的人。』

『我也這樣想。所以我們對這是同意的了，而且我們能够決定得好些了。現在，說納特里亞尼古來夫那罷……你可知道，伊凡彼得羅維奇，彷彿我還是在暗中的，而且指望你給我帶光亮來。你必得使一切都對我清清楚楚，因為關於許多要點，我只能從亞歷沃沙所告訴我的，用猜度去加以

評判。沒有其他的人我可以從他聽到什麼事。第一告訴我（這是主要點，）你是怎樣想法：納特沙和亞歷沃沙在一塊會幸福呢，還是不會呢？這是我在一切事情之先所必須要知道的，這樣我就可以一決永決我底心，我必須怎樣行事了。」

『這件事人怎能說得準呢？』

『不，自然不是說得準，』她插嘴說，『不過你怎樣想法呢，因為你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？』

『我想他們不能幸福。』

『爲什麼呢？』

『他們不相當。』

『這正是我所想的！』

她扣住她底手，彷彿深爲悲痛一樣。

『更詳盡些告訴我。聽着，我很急於要見納特沙，因為有許多事我必須和她談，而且在我看來，似乎她和我能够一同辦妥一切事。現在我不斷向我自己描摹她。她一定很聰明，鄭重，誠實，而且美